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一

後梁紀六

起屠維單闕十月盡玄默敦牂凡三年有奇

均王下

貞明五年冬十月出濛爲楚州團練使 晉王如魏
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
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壩梁人
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
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
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
李嗣源之壻也 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經年城中

危窘晉王方與梁人戰河上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處讓乞師於晉晉王未之許處讓於軍門截耳曰苟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將爲出兵會鄴已屠兗州族萬進乃止以處讓爲行臺左驍衛將軍處讓滄州人也 十一月吳武寧節度使張崇寇安州丁丑以劉鄩爲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

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旣而大敗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爲用於梁雖竭誠効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巳酉蜀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名曰全師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弘志討之 吳禁民私

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六年春正月戊辰蜀桑弘志克金州執全師朗獻于成都蜀主釋之 吳張崇攻安州不克而還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

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廷式泉州人也 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爲魏博內外牙都將將銀槍効節都建及爲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譖於晉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自恃無它行之自若三月王罷建及軍職以爲代州刺史 漢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漢主巖從之 夏四月乙亥以

尚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琪珽之弟也性疎俊挾趙巖張漢傑之勢頗通賄賂蕭頃與琪同爲相頃謹密而陰伺琪短乂之有以攝官求仕者琪輒改攝爲守頃奏之帝大怒欲流琪遠方趙張左右之止罷爲太子少保河中節度使異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爲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旣而懼友謙怨望已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

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徙溥兄濛爲舒州團練使已丑宣王殂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丁巳蜀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節度使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爲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

溫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庚申朔蜀主作
高祖原廟于萬里橋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
之華陽尉張士喬上疏諫以爲非禮蜀主怒欲誅之
太后以爲不可乃削官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
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
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
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
便佞得幸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
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
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
甲亘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
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李存審等至河中即
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
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
晉人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河中
事梁父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
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
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
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

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
餘衆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
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
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
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
中兵進攻崇州靜勝節度使溫昭圖甚懼帝使供奉
官竇維說之曰公所有者華原美原兩縣耳雖名節
度使實一鎮將比之雄藩豈可同日語也公有意欲
之乎昭圖曰然維曰當爲公圖之即教昭圖表求移
鎮帝以汝州防禦使華溫琪權知靜勝留後 冬十

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戊
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爲山南節度使西北面
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
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爲三招討以
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
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蜀將陳
彥威出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宗昱
屯秦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庚戌蜀主
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謬
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

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
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
癸未至梓州 趙王鎔自恃累世鎮成德得趙人心
生長富貴雍容自逸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多事
嬉遊不親政事事皆仰成於僚佐深居府第權移左
右行軍司馬李諱宦者李弘規用事於中外宦者石
希蒙尤以諂諛得幸初劉仁恭使牙將張文禮從其
子守文鎮滄州守文詣幽州省其父文禮於後據城
作亂滄人討之奔鎮州文禮好誇誕自言知兵趙王
鎔竒之養以爲子更名德明悉以軍事委之德明將

行營兵從晉王鎔欲寄以腹心使都指揮使符習代
還以爲防城使鎔晚年好事佛及求仙專講佛經受
符籙廣齋醮合煉仙丹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
登山臨水數月方歸將佐士卒陪從者常不下萬人
往來供頓軍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鶻營莊石
希蒙勸王復之它所李弘規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
戰櫛風沐雨親冒矢石而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急
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
萬一有姦人爲變閉關相拒將若之何王將歸希蒙
密言於王曰弘規妄生猜間出不遜語以劫脅王專

欲誇大於外長威福耳王遂留信宿無歸志弘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擐甲拔刃詣帳前白王曰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弘規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且聞欲陰謀爲逆請誅之以謝衆王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首抵於前王怒且懼亟歸府是夕使其長子副大使昭祚與王德明將兵圍弘規及李藹之第族誅之連坐者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吳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用之籍徐溫曰吾旣任公不復會計悉焚之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

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爲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漢主巖遣使通好于蜀吳

越王鏐遣使爲其子傳琬求昏于楚楚王殷許之

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初蜀主之爲太子高祖爲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及韋妃入宮尤見踈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

之孫初爲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藝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藝阜英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使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甲辰徙靜勝節度使溫昭圖爲匡國節度使鎮許昌昭圖素事趙巖故得名藩 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

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効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旣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

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吳改元順義 趙

王旣殺李弘規李藹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旣得大權鄉時附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趙王忿親軍之殺石希蒙獨不時與衆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併命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柰何衆皆感泣是夕親軍有宿於潭城西門者相與飲酒而謀之酒酣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今夕富貴決矣即踰城入趙王方焚香受籙二人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軍校張友順帥衆詣德明第請爲留後德

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滅王氏之族獨置昭祚之妻
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 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
弟龍武統軍鎰于錢唐鏐亦歸吳將李濤于廣陵徐
溫以濤爲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爲鎮海節度副使
張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
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爲文
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宜且
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遣節度判官盧質
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
兵趣大梁詔陝州留後霍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

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兵討之友能至陳留兵敗走
還陳州諸軍圍之 五月丙戌朔改元初劉鄩與朱

友謙爲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
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
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俟援兵帝信
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
留守張宗奭酖之丁亥卒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晉王旣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
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

府解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來告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疊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綰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劔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故以來冤憤無訴欲引劔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

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瑋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鋌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瑋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飭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

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士卒爲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冰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於陘邑以遺處直曰是兒有貴相使養爲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

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爲節度副大使
欲以爲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平日鎮定
相爲脣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爲方禦梁寇且宜
赦文禮晉王荅以文禮弑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
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以新州地鄰契丹乃潛
遣人語郁使賂契丹召令犯塞務以解鎮州之圍其
將佐多諫不聽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爲
嗣處直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
其處乃陰與書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
禮使者宴於城東暮歸都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
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
并其妻妾幽之西第盡殺處直子孫在中山及將佐
之爲處直腹心者都自爲留後具以狀白晉王晉王
因以都代處直 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
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
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
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
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乙丑大赦加
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爲奉化
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

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
爲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
制如它人何徵爲右雄武大將軍十一月晉王使
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
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
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
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契丹主旣許盧
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
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
主以爲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
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
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
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
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
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
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
以拒之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
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爲可
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
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是歲漢以尚書左丞倪

曙同平章事

辰滁州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

彥章討平之

二年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處直於西第處直奮拳毆其胷曰逆賊我何負於汝旣無兵刃將噬其鼻都掣袂獲免未幾處直憂憤而卒 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爲王郁所誘本利

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

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繼
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
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爲其所圍晉王力戰出
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
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
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
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
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
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
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

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
悉爲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郁摯之
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嫺
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 晉王之北攻鎮州也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
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軍備之遂分
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
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
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
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

北城重塹復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蜀主好爲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渾沱水環之内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

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以代寶夏四月

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

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甲戌張處瑾遣

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

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

發矢中其腦嗣昭箝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

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

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

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

死圜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

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葬
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父牙兵數千自行營擁喪
歸潞州晉王遣母弟存渥馳騎追諭之兄弟俱忿欲
殺存渥存渥逃歸嗣昭七子繼儔繼韜繼達繼忠繼
能繼襲繼遠繼儔爲澤州刺史當襲爵素懦弱繼韜
凶狡囚繼儔於別室詐令士卒劫已爲留後繼韜陽
讓以事白晉王晉王以用兵方殷不得已改昭義軍
曰安義以繼韜爲留後閻寶慙憤疽發於背甲戌
卒漢主嚴用術士言遊梅口鎮避災其地近閩之
西鄙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

嚴遁逃僅免

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于東

垣渡夾呼沱水爲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

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
以爲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
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度河襲之
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
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
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爲衛州刺史
朗徐州人也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
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

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
狽引十餘人鬪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來擊
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
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
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
爲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
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
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
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烏
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

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
而未葬習當斬哀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旣葬即詣行
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
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
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
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十一月戊寅
晉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爲
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其喪不食者累日命河
東留守判官何瓚代知河東軍府事 十二月晉王
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官權鎮

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三百零
州軍府事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趙季
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
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謀攻取
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
况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是歲契
丹改元天贊 大封王躬乂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
殺之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
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高崇禧官在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六百戶食實封壽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唐紀一 昭陽協治一年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上

同光元年春二月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
選前朝士族欲以爲相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之首
質固辭請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
盧程爲之王即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以質爲禮
部尚書 梁王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

爲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勅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爲鎮海鎮東畱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李繼韜雖受晉王命爲安義畱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爲梁所併耳會晉王置百官三月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琢蒙復說繼韜曰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遠亦勸繼韜自託於梁繼韜乃使繼遠詣大

梁請以澤潞爲梁臣梁主大喜更命安義軍曰匡義以繼韜爲節度使同平章事繼韜以二子爲質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將董璋爲澤州刺史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威使氣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已卯徙存審爲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

橫海節度使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
巳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
元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爲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
劉氏爲皇太妃以豆盧革爲門下侍郎盧程爲中書
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盧質馮
道爲翰林學士張憲爲工部侍郎租庸使又以義武
掌書記李德休爲御史中丞德休絳之孫也詔盧程
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
爲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謙退
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
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
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歔豆盧革盧程
皆輕淺無他能上特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
初李紹宏爲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
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已上乃薦張居翰爲樞密使以
紹宏爲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居翰和謹畏事軍國
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效應
爲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任故崇
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以魏州爲興唐府建
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

都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爲禮部尚書行興唐尹
太原馬步都虞候孟知祥爲太原尹充西京副畱守
潞州觀察判官任圜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北京
副畱守皇子繼岌爲北都畱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
衛事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閏月追尊
皇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
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
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爲七室 甲午契丹寇幽
州至易定而還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幽州食不
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

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
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畱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
指揮使燕顥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
千人遂嚴顥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
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
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
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
柳有度河之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
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
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

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顓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勣判官趙鳳送興唐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顓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畱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

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又遣使遺吳王書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月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爲援何

以拒之溫乃止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韞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崔崇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

勝北城撤屋爲棧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關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已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

兵塹壘重複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
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
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
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詞知徑
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
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
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
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
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
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

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
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
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
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
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
城猶卑下沙土䟽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
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
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
梁軍梁人斷繼斂艦帝艤舟將度彥章解圍退保鄆
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

之罪帝不從 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趨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棧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已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

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程以私事干與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背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團圞之弟

帝之從姊壻也詣程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團訴於帝帝怒曰朕誤相此癡物乃敢辱吾九卿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裴約遣間使告急於帝帝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北京內牙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卿爲我取裴約以來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帝深惜之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

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詢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村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千頃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它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庚寅帝

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旣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

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亵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爲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鐸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

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
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
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
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
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
諧笑而罷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潼西相
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
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
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
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

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
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
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
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
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
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
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
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
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
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

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
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
彥章侵逼鄆州其意異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
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
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
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虎必望風自潰苟僞
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
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
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
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癸

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
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
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
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
告捷足壯吾氣已巳命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興唐 冬
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
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
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
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
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

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

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邠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邠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

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昇王彥章自

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群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爲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其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

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

王友微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齋蠟詔促段凝軍旣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

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障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已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

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頭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子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敕赦之趙

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齧其面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萊州司戶蕭頊爲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姚顗爲復州司馬

封翹爲唐州司馬李懌爲懷州司馬竇夢徵爲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爲密州司戶陸崇爲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爲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顗萬年人翹赦之孫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僞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群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

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弣
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
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
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
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
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
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偏賂劉夫人
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已丑
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
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

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
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求薦引人物豆盧
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乙酉中賜滑州留後段凝姓
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乙酉梁
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金義獻幣馬千
計帝命皇子繼及皇弟存紀等兄事之帝彼廢梁太
祖墓斲棺焚其尸金義獻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
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
存聖恩帝從之但鏤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
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及爲東

京留守同平章事。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木道將吏籍。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早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帝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于吳國主。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爲壽州團練使。以泰章爲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楊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佗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誥欲

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
於張顥之手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詰爲子景通
娶其女以解之 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
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
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
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郭崇韜
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
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留後李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官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
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
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
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
其頰帝失色群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
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帝嘗畋於中牟踐民稼
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
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
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
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
帝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
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

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進好采問閭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巖常以兄事之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帝與之宴寵錫無筭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乙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及兄事之以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廢北都復爲成德軍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臣國節度使溫船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戊申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其西班上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從之人頗咨怨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土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丙辰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爲宣武軍汴州梁以宋

州爲宣武軍詔更名歸德軍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議者以郭崇韜勲臣爲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
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
保李琪嘗爲太祖冊禮使皆耆宿有文宜爲相崇韜
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
胤廉潔方正自梁未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豆盧
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丁巳以光胤爲中書
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說岫之子廷
珪逢之子也光胤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
趙光逢自梁朝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

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租
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於郭崇韜曰
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
爲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戊午以豆盧革判租庸兼
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己未加張全義守尚
書令高季興守中書令時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從
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
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
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
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辛酉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爲

西京京兆府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爲左丞相 壬申

詔以汴州宮苑爲行宮 以耀州爲順義軍延州爲

彰武軍鄧州爲威勝軍晉州爲建雄軍安州爲安遠

軍白餘藩鎮皆復唐舊名 庚辰御史臺奏朱溫篡

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

部大理寺所用皆僞廷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

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李繼韜聞上

滅梁憂懼不知所爲欲北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

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爲名何地自容往與不

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可延歲月入朝

立死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主上於公

季父也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

與楊氏偕行齎銀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遺伶

人宦官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爲姦人所惑耳

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帝泣請其死以

其先人爲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亦爲之言及

繼韜入見待罪上釋之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

皇弟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繼韜心

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鎮上不許繼韜潛遣人遺繼

遠書教軍士縱火與天子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辛巳
貶登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并其二子遣使斬繼
遠於上黨以李繼達充軍城巡檢召權知軍州事李
繼儔詣闕繼儔據有繼韜之室料簡妓妾搜校貨財
不時即路繼達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時誅死者四
人大兄曾無骨肉之情貪淫如此吾誠羞之無面視
人生不如死甲申繼達衰服率麾下百騎坐戟門呼
曰誰與吾反者因攻牙宅斬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
聞亂募市人得千餘攻子城繼達知事不濟開東門
歸私第盡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騎皆散

乃自剄甲申吳主復遣司農卿洛陽盧蘋來奉使
嚴可求豫料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
蘋還言唐主荒于游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高季
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
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
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
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
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
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
而去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

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
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皆無功矣
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
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

